



封思毅◎著

莊子詮言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



莊子語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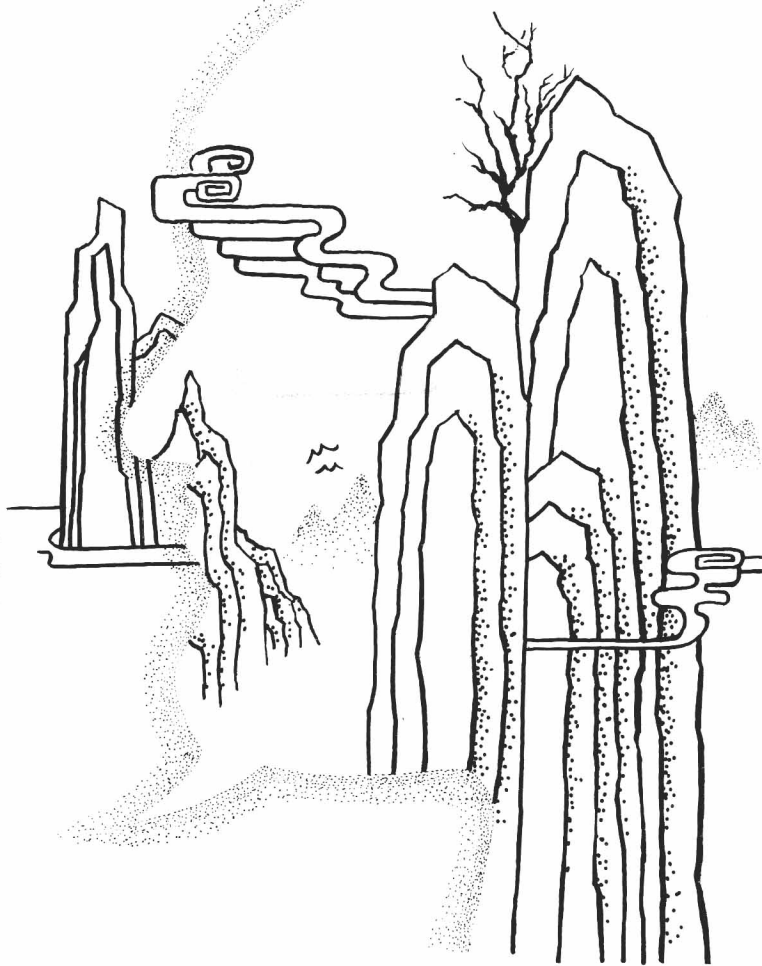
莊子詮言

莊子語釋

莊子語釋

莊子詮言

封思毅◎著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莊子詮言 / 封思毅著。--二版。-- 臺北市：
臺灣商務，1997 [民86]
面；公分。-- (新人人文庫；136)
ISBN 957-05-1383-7 (平裝)

1. 莊子 - 評論

121.337

86002487

新人人文庫 136
莊子詮言
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著者 封思毅

責任編輯 陳淑芬

封面設計 吳郁婷

校對者 陳寶鳳 王險

發行人 張連生

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〇二)三一六一八

傳真：(〇二)三七一〇二七四
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

出版事業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登記證

• 一九七一年十月初版第一次印刷
•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版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例 言

一、先秦諸子競興，咸以救世是尚。故莊子之言，雖涉寓假，自具一格；然其大要，落實而向人生，了無二致。本書之作，即證成之。

二、莊子玄思，洸洋自恣。聞風而悅，忘言終不得意者，比比皆然。茲試擇其重點，分立五題，以一身爲主，推之與人、與物、與天、與道之關係，由內而外，逐加論究；末復渾融成爲一體，附以表解。故與通常釋莊，支離其說有異。

三、唯求行文之便，全書章目順序，則由外而內，先道、而天、而物、而人，而後回歸於一身。即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章是，分可獨立成篇，合之全豹自見。

四、中國思想內容特色，與歐美哲學各別。書中偶引西方學說，但求辭達而已，所重固不在彼。涇渭宜分，未可混一。

五、歷來同類篇籍已多，本書立論，間或軼乎前賢軌則之外，惟皆有所準據而然；若干處不免失之淺近，正因其旨存救世，藥以對症爲良耳。

六、課讀勞形，倉卒操觚，疏繆當所難免。海內博雅君子，不吝垂教是幸。

目錄

例言

第一章 前言……………一

一、莊子時代及其思想概況……………一

二、莊子思想之淵源……………一〇

第二章 道與德……………一七

一、道與德的關係……………一七

二、道之解釋……………二六

甲、形象化……………二八

乙、程式化……………三一

丙、環中化……………三八

三、德之類別……………四二

四、德之中心觀念……………四八

第三章 天與人……………五四

一、天之涵義……………五四

二、「人」的評價……………五九

三、天人關係的調整……………六八

第四章 物與我……………七八

一、物我同源說……………七八

二、物我矛盾說……………八五

三、物我變化說……………九三

四、物我分際說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第五章 羣與己·····	一〇九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是非之齊·····	一一〇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相忘之道·····	一一八
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自然之治·····	一二四
-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至德之世·····	一二九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神與形·····	一三五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形之生死觀·····	一三八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養生的方式和歸趨·····	一四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神之形成與活動·····	一四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神之逍遙遊·····	一五一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、超化中之神形消長·····	一五六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結 論·····	一六〇
--------------	-----

跋

記

第一章 前言

一、莊子時代及其思想概況

道家思想巨著之雙璧；老子《道德經》五千言，曾被尊為我國古代之哲學詩（註一）；然則，《莊子》三十三篇，亦可視作最早之哲學散文。前者精微，後者廣大。互為表裏，而各有千秋。惟柱下之五千言，凝鍊蘊藉，啟人深思，縱或未能道其可道，尚有脈絡可尋；至若漆園之三十三篇，洸洋恣肆，導人狂想，雖欲聞其風而悅之，終覺無可盡其涯涘。此抑由於兩家運思方式之各異。

今試泛觀《莊子》全帙，論及精神之超曠，義蘊之環瑋，情采之辯雕，與乎筆致之酣暢，兼足傲視古今，成為兩千年來，華夏文哲之鴻寶。其所以能達此高妙之境，當出諸莊子一本自然，仰觀俯覽之餘，眼中心中，所見所想，概屬「天地與我竝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」之生命

大全。目光無所不及，精神亦無所不通，故宇宙之理，人生之象，無分鉅細，一經奔赴其筆下，立即一變，而成爲各形各類生命之活躍，多采而多姿。由是鯤鵬可化，斥鴳亦笑，蝴蝶竟夢，猿狙能怒。如許化、笑、夢、怒。固謂之爲鯤鵬之化可，斥鴳之笑可，蝴蝶之夢可，猿狙之怒可。或謂之爲莊子之化，莊子之笑，莊子之夢，莊子之怒也可。更謂之爲眾生之化，眾生之笑，眾生之夢，眾生之怒，亦無不可。謬悠而荒唐，無端崖而時恣縱，芒乎昧乎，此莊子之所以爲莊子，卮言之所以爲卮言。

何以莊子必須如此「以卮言爲曼衍」？蓋當彼戰國中期，百家爭鳴，縱橫遊說之士，備受時君敬重，立談而致卿相者，比比皆然。顧莊子之才辯，一朝改弦易轍，自足獵取富貴，名顯當時。然而哲人之道德感與政客之權勢欲，迥乎不同，使他看清現實客觀情勢，毫無可爲；不只毫無可爲，甚且毫無可說。所以《天下篇》有云：

以天下為沉濁，不可與莊語。

對當時的現實，懷抱如是否定態度，自有其時代原因。惟歷來中國思想家，總是正視人生，意存救世。故莊子外表，雖較恬退，然其內心，並非冰冷。對此救世之大目標，仍寄予

關注。未因「不可與莊語」一點，便如楚狂之流，退求「方今之時，僅免形焉」（《人間世》），反卻逼出莊子之思想更爲逍遙，文辭更爲諷詭。以其哲人雄辯之風，破此沉濁，開示天下。

推源戰國之際，上承春秋二百餘年積弊，社會變亂紛乘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然究其實，果係如何沉濁，致使莊子思緒，不能循經正當途徑開展，轉而放言滑稽，徜徉玩世，此中緣由，應從三方面說起——

第一為世道之今不如古。由古到今，演變下來的情形是：「世與道交相喪也。」而業已無可救藥。如《繕性篇》有云：「古之人在混芒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淡漠焉……當是時也，莫之爲而常自然。逮德下衰，及燧人、伏羲始爲天下，是故順而不一。德又下衰，及神農、黃帝始爲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順。德又下衰，及唐、虞始爲天下，興治化之流，澆淳散樸，離道以善，險德以行，然後去性而從心。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。然後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滅質，博溺心。然後民始惑亂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。由是觀之，世喪道矣，道喪世矣，世與道交相喪也。道之人何由興乎世，世亦何由興乎道哉。」

第二為思想之道術分裂。當時實際的情形爲：「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，鬱而不

發。」使之感到至爲可悲。如《天下篇》有云：「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；猶百家眾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闔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所欲焉，以自爲方。悲夫。」

第三為風習之上下相欺。其累積併發的情形是「日出多僞」。甚且不知何以善後。如《則陽篇》有云：「今（之君人）則不然，匿爲物而愚不識。大爲難而罪不敢。重爲任而罰不勝。遠其塗而誅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則以僞繼之。日出多僞，士民安取不僞。夫力不足則僞。知不足則欺。財不足則盜。盜竊之行，於誰責而可乎？」（註二）

由以上世道、思想、風習三方面言，只須其中之一，呈現不良傾向，便足導致社會動盪，人心陷溺。現既同時發生危機，其嚴重性已極昭著。再則，僅世道之「今不如古」，尚或猶有可爲，直到「民始惑亂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」，便無可爲。又，僅思想之「道術分裂」，仍當猶有可爲，直到「天下之人，各爲所欲」，便無可爲。至於風習之「上下相欺」，亦足猶有可爲，直到「於誰責而可」（按，即社會已無道德判斷之意），便無可爲。

處身如此全面絕望狀態之下，當可想像莊子心情上，負擔如何沉重；精神上，壓力如何巨大？「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」（《人間世》）也正是他不走縱橫家路線的顯明原因。因為當時並非單純的政治病態，而是在於人心的墮落已甚。

為期肆應內在沉重負擔和巨大壓力，莊子形成雙重性格。表現於行為方面是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」（《天下》）憑著這種無所謂的放曠態度，造成其軼蕩言行。對此，較易獲得世人欣賞與了解，毋待申論。隱藏在思想方面是渴望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」（《天下》）。憑著這種高遠情懷，孕育出其理想世界，以尋求其生命之依託和擴大。由這種思想所培植出的超世精神境域，常識上雖云費解，但實為人生最高目的及努力方向，則無可懷疑。且人類天生無限之意志力量，具有促使其理想世界實現之可能性。此種可能性一旦增加，由物質生活薰染而出的低劣精神和文化，必將相對轉變；個人因而嗜欲日洩，天機日張。經此反復推移，理想世界之至境，自可日趨接近。

細察莊子的理想世界，由於其考慮對象的不同，可分為二：

一為眾人設想，則希望重返上古自然淳樸的社會。此種設想之發生，一般說來，導因於當時社會處境。橫的方面，各國狀態，大同小異，無可借資比較，以捨短取長；且縱的情

勢，由三代而春秋，而戰國，長期發展趨向，似有每況愈下之勢。未來的新局（如今人所責望之民主自由社會）一時尚難找出有力的理論依據及實現條件，所以只得回頭，上溯到古代已有的狀況，求於其中，尋取希望。崇古賤今，遂不獨莊子爲然，且已成爲戰國時代之流行思想。如儒家一向盛讚堯舜之世，由孔子而孟子，以及其後學，歷久不衰。此眾所熟知。墨子推尊禹爲大聖，並使後世之墨者，崇奉禹道，亦是另一顯例。他若商鞅變法之議起，秦庭猶聞古今之爭，相持不下。可知以古今對照，而求有所改革，或尚古，或貴今，是爲當時兩大思潮。故莊子以上古之世，作爲理想世界之一，並非獨家學說，僅是站在崇古立場，將時代推得較各家尤早，以致無法查考，有類寓言而已。

另爲自己（或有道之士）設想，復開出一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爲友」（《天下篇》）的逍遙世界。其意當時天下，陷於世道、思想、風習頹靡之季，個人精神無可發揮，已落人一種鬱積苦悶狀態中，宜從「日以心闢」（《齊物論》）的有限現實，別闢一條新路，擴大人類嚮向，以遊夫無窮。這當然並非一蹴可就，需要一番高深的修養功夫。初步是由對大自然的欣賞（莊子謂之觀化），而神往，更進而主客交融，渾忘現實的沉濁，然後可由內心深處，升起一種精神自我之遊，逍遙乎物外而無所待，獨自享受天地之大美。（註三）

前述兩種理想世界：重返上古之世，理論簡單，究非獨力可以完成，實現之時日，亦渺不可期。故莊子提供主張，寄予希望，但非其思想之重點所繫。上達逍遙世界則相反，雖云理論玄虛，然為自身所能致力。且修養既深，當下即可求其實現。以是莊子不厭於全書中，反復申說，足知乃其心力之集中所在。本來，中國各家哲人，都注重由人的行為功夫，以求人生存在之狀態，能夠向上超升。莊子之書亦欲藉這一方式，影響現實，改善人生，其功過如何，見仁見智，且暫勿論。但可指出一點，如果當時思想界，對人生現實的影響和改善方法：墨家是藉用宗教性的奉勸；儒家是藉用教育性的啟發；法家是藉用政治性的驅策；然則，道家的莊子，應是藉用藝術性的昇華。這種藝術性的昇華，歸於一種內心淨化功夫，緩慢而無形，對於影響或改善現實的效驗，雖不可立竿而見影，但由之沉潛乎內，自然流露於外，不期然而建立之人格美（美之範圍中，以此為最高），其賦予人生方面之意義，當極深遠。

人格美相當於一般所謂之聖人境界。莊子志不止此，而以真人、至人、神人、天人為其終極理想。所以他進而致力於個人的內心精神，由藝術性的淨化而道德性的超化。此項淨化過程，先由一己向外探索，體悟得大化之流與本身之關聯。再求對此種種關聯，分別予以把

握、調協，期能促成或保持本身之「寧」、「和」。然後，天人不二，物我無礙，精神始得超化而遊，一心獨往，冥然進入其逍遙世界之自得化境。

這種超化而遊的功夫，雖其神秘意味甚濃，但非仰賴未知之神力或外在之自然力，奇蹟出現。完全重視個人一己自力，以求志氣精神之昇起。縱然力有未逮，亦可憑此已有之精神修養，轉化為恬退之心境，安享一種有類上古之世的淳樸自適生活。從此可以理解，前述兩個理想世界的關係，上古之世並非生活的終極目標；不過是為逍遙世界佈置一種環境，讓人隨其修養的高低，進可超化，退可自適而已。

茲將《莊子》書中，散見各篇，有關個人自力與外在關聯之思想，加以整理綜合，計分五項列舉，並略作說明如左：

(一)道與德 道指自然之道，德謂無為之德。道為宇宙萬物之本源，涵容眾有而無乎不在；德乃人生行為所必具，為求超越或應世，無不對之假借。欲能成德，當先體道。故道與德之關聯，而為人所宜努力之重點，即如何使「德」向「道」尋求依歸。

(二)天與人 天的意義，特指自然無為的顯示。人的概念，泛謂個人或社會的妄自造作。這種妄自造作，與自然無為牴觸，實為世道人心墮落陷溺之根源。由是無論個人或社會，均